

歌词两首

——庆祝衡阳市政协成立70周年

左琼颖

政协大舞台

托起新中国的朝阳
映红我们的舞台
拉开新时代的大幕
闪亮我们的舞台
上台台下心忧天下
话里话外信心满怀
情系三湘四水
声播五湖四海
峥嵘岁月共荣辱
团结民主写大爱

开启奋进者的智慧
奉献我们的舞台
迈出追梦者的步伐
丈量我们的舞台
句句诤言惟论是非
道道足印民心承载
汇聚衡阳精英
飘洒雁阵风采
复兴路上有你我
忠诚担当铸情怀

政协大舞台
处处有精彩
初心不改助伟业
美丽幸福入画来

天下政协是一家

不管走到哪
无论去干啥
耳边流传一句话
天下政协是一家
不管你在哪
无论遇到啥
一呼而应天地宽
你帮我来我帮他

说说心里话
看看大变化
百姓利益无小事
件件连着你我他
不忘来时路
阔步再出发
大爱无痕天地宽
和风伴你走天涯

我们是一家
不说两家话
同心共筑中国梦
众手浇开幸福花

家春秋

大宅门的婚事

全先骥

乙丑年农历七月十五日（1925年9月2日），夕阳西下炊烟袅袅之时，从衡州府城全氏大宅门后院传出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小生命诞生了。

按照茅洞桥全氏族谱的规定，有“本宗彰继述先德裕宏昌”的排列顺序，这个男孩辈份应是“先”字。同支亲房的兄弟都用马字作偏旁，孩子诞生的时候，父亲正在北平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读书，北平属河北省，河北省简称冀，因此给孩子取名全先骥，这就是笔者命运的前定。

七月十五日这天，又称“七月半”，俗称中元节、鬼节，傍晚正是烧纸送老客的时候，无疑不会给人们带来欢庆的气氛。而这多灾多难的厄运，却过早地压在我可怜的妈妈身上，从而使我的童年留下许多忧伤和遗憾。

我的妈妈王昌韵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养育了她心境平淡、诚实温和的性格，具有温良恭俭让的美德。外祖父王夷公曾在彭玉麟帐下当幕僚多年，任过衡州知府，去职后定居江东岸。当时，我的曾祖父翊臣公从山东兖州镇总兵卸任还乡，在衡州府城后宰门上马趾巷兴建全公馆。由于全王两家同在府城，又有同期致仕的经历，相识一见如故，彼此间照应，眷属也经常做礼节性的访问。后代师出同门，同届中举，因而两家交往更密。

我妈妈多次来全家做客，每次都受到盛情接待，可说是人见人爱。祖父母更是疼爱有加，早就在心目中把她定为儿媳妇了。但具有一定权威的何姑奶奶，并不欢迎我妈妈的来访，每次见面都面若冰霜，从不假以言笑。何姑奶奶是曾祖父的亲生子女，母亲死后随父南北奔波，深得父亲溺爱，视之为掌上明珠，出嫁后还指定房舍供其出入，指定侍从供其驱使。何姑奶奶与我祖父蔚起公（谱名继邓）虽系兄妹，却一直不和，积怨甚深，凡是祖父同意的事情，她都持反对意见；凡是祖父不同意的事情，她都要设法玉成。更何况她希望将自己的女儿嫁过来，成为全家的媳妇，在后嗣保留住翊臣公的血脉，所以对我妈妈的厌恶与日俱增。

我的父亲全述淦，又名全雪帆，并非祖父的亲生子女，而是满爷继郡公全云峰长子承祧。他生于衡阳南乡茅洞桥文吉阜，从小才智过人，谈吐不俗，深得祖父的青睐，8岁时接进城抚养，供其食宿，让他和堂舅周荒初先生同吃同住。周先生学识渊博，与我祖父私交甚笃，故请来我家做私塾先生。以后孩子们上新式学堂念书，他不任家教时，还时常来家做客。由于与我父亲朝夕相处，他俩竟结成忘年之交。在周先生的精心指教下，父亲精通经史，国学有一定的造诣，字和文章

写得很好。从海外归来的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执教，对所招学生的文学素质要求颇高。我父亲能够榜上有名，与周先生教导之功是不可分开的。

在全宅，我妈妈结识了祖父唯一的女儿全宛如，也就结识了我的父亲。有一年冬天，王家母女来访，全家盛情挽留吃饭。因为女眷们都不饮酒，就给她们备了清茶。席间，周荒初先生笑着说：“寒夜客来茶当酒。”边说边看着自己的学生。祖父会意先生以此为题，检验自己的教学质量，就说：“周先生出了上联，你们就对个下联吧。”当时在场的学生，有表叔何少伯、堂伯全述潼、我的父亲和表姑何韵甫、姑姑全宛如五人。因为何姑奶奶的主张，并征得周先生的同意，就收了这两位女学生。沉默了一会儿，我父亲站起来说：“我想到一句，‘阳春兴至画配诗’，不知行不行？”堂伯全述潼智商一般，想不出合适的下联，周先生是知道的。见另外三名学生不敢发言，却意外地看到我妈妈微笑了一下，就说：“王小姐，想说什么就请说吧。”在周先生的怂恿下，我妈妈站起来说：“我倒是想到一句，‘白雪飘过曲代歌’，对得不好，周先生要我说我就说了，算是抛砖引玉吧。”祖父说：“行，是很好的一对嘛。”一语双关，把大家伙儿都逗乐了。父亲和我妈相视一笑，彼此间增添了一份好感，再见面时交谈也就自然得多。对于青梅竹马的表姐何韵甫，父亲对她也有好感，珍惜着这份温馨的友情。但我父亲知道自己不是祖父亲生子，寄住在这前程是难以预料的，待人处事必须时时小心谨慎，要同每个人搞好关系，尤其是讨得祖父的欢心。

祖父晚年无子，膝下只有一女，将来由谁继承这份祖业，一时间没有定下来，却因为突发病症而撒手人寰。

祖父去世后，经过一场惊涛骇浪般的继嗣风波，我父亲取得了承祧的资格。祖母黄三奶奶为了实现祖父生前的心愿，也想搞好同我父亲的关系，主动提出为我父亲办理婚事。征得我父亲同意后，她派人向王家求婚，王家欣然应聘。于是全王两家联姻的事算是落实下来。当我父亲从旅鄂中学毕业回家，便隆重地举行了结婚典礼。这时候，我的外婆已经病故，她生有一子一女，我妈妈是长女，舅舅王昌年略小一些，继母生下我的满姨王昌鸾。

外公特别喜欢长女，对于她的婚事比较重视。由于全王两家常有来往，所以他认识我的父亲，并且很赏识我的父亲，同意这门婚事，并给女儿准备了丰厚的嫁妆，期望她在婚后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他的这个愿望却不幸落空了，是他亲自应许这门婚

事，才把女儿推进苦海，使她婚后舒心的日子很少，太多的时候过着苦难的生活。因为他没有想到，秉性善良的女儿，很难应付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的场面。女婿虽有才能，也很钟爱自己的妻子，可他毕竟年轻，缺少经验，容易受人愚弄。况且他才承祧过来，还没有取得足够的权威和地位，因而缺乏在关键时刻保护家庭和妻子的智慧和力量。

黄三奶奶是个大好人，十分疼爱新过门的儿媳妇。她是全家的实权人物，办事很有魄力，多谋善断，从其所办理的婚丧两事来看，每一件都处理得尽善尽美，让人无可挑剔。因为有了这些表象，我外公感到心满意足，以为自己心爱的女儿有了一个好的归宿。需知全公馆是个风波窝，在那里经过磨练的人们，绝不会那么朴实忠厚。黄三奶奶的背后，有一股潜在的势力要伺机发动，她们是黄三奶奶的反对派，要反对她所操办的一切，包括她极力主张的这门亲事。我妈妈不自觉地卷进这个漩涡之中，实在是后悔莫及。

为了办好这场婚事，黄三奶奶让出自己的住屋作为新房，亲自布置新房的装饰。她还将住在衡阳西乡的刘姑娘、南乡的夏姑娘请来，她们是我家的养女，分别找到殷实人家嫁了出去，每年来往不断。两位姑娘帮助招待客人，陪伴新娘聊天，使她尽快地熟悉全家的情况。我父亲对我妈妈更是关怀备至，夫妻关系十分和谐，两相恩爱，浓得化不开。

全府上下对我妈妈都很友好，特别是婚后第二天，黄三奶奶领着她去见何姑奶奶，何姑奶奶面带微笑地说：“虽然以前我们没有谈过话，可是我早就从韵甫那儿得知你的种种好处。今天你做了全家的媳妇，我很高兴，请收下这份礼物吧。”边说边从手上褪下一只玉镯，亲自戴在我妈妈的手上。听何姑奶奶说，这只玉镯是她父亲送给她的，也就是翊臣公的遗物。所以，玉镯带着虽然感到有些凉意，可我妈妈心里却是暖融融的。

庶祖母盛三奶奶是姑姑全宛如的母亲，初次见面也夸我的妈妈，并送给她一份礼品。那时宛如姑姑在家，是她领着我妈妈去见盛三奶奶的。表姑何韵甫不在家，一年前考上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了，虽然她们这次没有见面，却是早就认识的。

受到何姑奶奶和盛三奶奶的礼遇，父亲和我妈妈都非常高兴，蜜月生活更添了甜蜜的气氛。我妈妈回娘家时告诉外公，她是如何陶醉在幸福之中。

多情自古空遗恨，好梦由来最易醒。谁料不出一春光景，黄三奶奶和我外公相继过世，我妈妈从此失去最亲近的人和强有力的靠山，在全公馆的处境也就岌岌可危了。



才刚刚结婚，连一句交代的话都没来得及说啊……

我站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回望自己弯弯曲曲的来路上深深浅浅的脚印。我无法让自己头上的白发变回原来的模样，就如同我无法丈量我前面的路长。

我悄悄抬头望天，感觉到颈椎的执拗。我说，莲，你看那天上的白云，刚刚还在聚散，可一转眼，又倏忽不见……不要伤感惆怅，伸开双臂，快快拥抱这迷人的“小春天”吧！

走过“小春天”

社会玲

母亲说，十月（农历）又称“小春天”。的确是呢。你看这满墙火一样红的爬山虎，满地黄金般的银杏叶；你瞧这蓝蓝的天，白白的云，暖暖的风……十月她矜持着呢！她绾着高高的蓝色发髻，提着绣了白牡丹的大摆裙，正婷婷婷婷地一步三回头呢。

路旁那个修鞋修拉链配钥匙的瘸腿男人，坐在板凳上，正歪着头发花白的脑袋，全神贯注地敲打着一只高鞋跟的鞋跟。一根拐杖孤独地靠在挂满银色钥匙模

具的木箱旁，一个双腿修长穿着时尚的女人静静地立在他身旁。

一个手里提着几个红薯的老妇人，顺着小区的墙根，默默地蹒跚着。阳光抚摸着她佝偻成一张弓的后背，微风掀动她染成风霜的短发。那是别人母亲的背影，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母亲的背影，那也是将来某一天我们自己的背影。

萍娃的手机视频里，她两岁的宝贝女儿甜甜脆脆地叫着“妈妈妈妈……”。

萍娃美丽的脸庞上，一团幸福的红晕伴着一双盈盈水水的目光一起微笑着。这是年轻的萍娃的幸福，也是曾经我们自己的幸福。

朋友的朋友圈里，一些人在痛骂女司机女乘客男女看客；一些人在天龙八部里笑傲着自己当年的江湖；一些人在李咏的妻子哈文的微博下唏嘘着爱情的稀罕。

女友莲说，刚刚参加了一个追悼会……才五十岁啊！事业正如日中天，儿子